

## 鷺鷥飛入山

寒暑假，我總期待著隨外婆去大湖探望阿姨。

阿姨原本住在苗栗街上，搭乘火車出站後走幾步路就到了，連絡好外婆抵達的時間，阿姨到火車站接人，媽媽也就放心讓外婆單獨前往。後來阿姨搬到山區的大湖，得在苗栗火車站換搭客運，對不識字的外婆來說變得不方便了，想找個人確定班車是否正確，也因為福佬話和客家話的雞同鴨講，讓不會講國語的外婆笑說她好像成了啞巴，這時外婆又會重述自我懂事即聽到會背的老話：這個查某囡仔實在真好膽，按呢話語未通，伊也敢嫁去客人仔庄。

當時讀小學的我識得字又尚未有升學壓力，是當跟班的最佳人選，而且火車會經過多段山洞，在明與暗間穿梭的簡單變換仍讓我對這不甚舒適的旅行有著「出門」的興奮。但偶而因為來不及放下車窗煤煙溢入車廂，呼吸系統一向不好

的外婆總要喘上好一陣，即使如此外婆仍不辭勞頓，每年大約去探望阿姨兩回。

「算命的說妳阿姨是白鷺鷥命，我還不信呢，未料妳姨丈眼高手低，一處住未安穩又搬一處，愈飛愈入山。」外婆一向心疼這個小女兒離家那麼遠。

阿姨在大湖經營一家五金什貨，我小四那年暑假到阿姨家沒見到姨丈，阿姨笑笑地說他「去外地散心」。後來聽外婆跟媽媽說才知道姨丈又辭了工作，或許是自己心情鬱悒吧，竟不辭而別。阿姨照管五個間隔一歲兩歲的孩子，令她不得分身，幾年難得回娘家一趟。她長年獨自勉力打點裡外，孤單的身影讓外婆很不捨。外婆雖說是去作客，不如說是分擔家事讓阿姨能有幾日稍事歇息。她常搶著大清早到屋後溪邊洗衣，阿姨起得晚趕到溪邊，往往只來得及幫忙提回家晾曬，煮飯、打掃、燒水幫小孩洗澡等諸事亦然；阿姨佯怒說做客的人不做客，坐那麼久的車專程來搶事做，害她事事得提前做好，反而更累。外婆眯著笑跟我說：「妳阿姨在撒嬌呢。」

其實在我心目中阿姨雖然瘦卻不弱。五金什項多，一大早開店該搬、該掛就位，夜裡關店又得一五一十收進店內，她總是悶不吭氣地處理妥貼。表姊弟們年歲與我家手足相當，媽媽有外婆、爸爸可以分擔，阿姨凡事可得自己來。每當她國、台、客語三聲帶招呼顧客，架梯攀上貨架在堆疊滿滿的大小紙盒堆裡俐落的

取出顧客要的三分釘、五分釘，或從地下室倉庫單手提上來抽水馬達、空壓機之類重物，簡直是個無敵女超人。

暑假到山裡，表姊們曾帶我到附近的溪澗玩水，大人小孩人手一個臉盆裡頭盡是溪蝦、蛤蚌之類，外婆說山裡吃得到新鮮的水產頂多也就是這些了。一回出發去大湖前夕她特地買了好多肥美的小卷，用蔥薑酒水燙熟後抹層薄鹽，放涼了再五、六條一袋的分裝起來，一小袋一小袋疊滿紙箱，「要不是天氣這麼熱又得坐那麼久的車，我真想帶蚵仔去，你阿姨最喜歡吃我煮的蚵仔湯了。」

阿姨喜歡吃麻油味的蚵仔湯，有一次難得她回娘家來，我看外婆煮過。蚵仔先用鹽仔細洗去黏液，裹上薄薄的太白粉，燙過後再和已焗過老薑的麻油湯煮滾即成，麻油一些就夠了，湯要清清淡淡的取其香氣襯托蚵仔的鮮美。她們倆坐在靠天井的廚房，外婆的大蒲扇在兩人間游動；阿姨面前一碗公冒煙的蚵仔湯，她拿著調羹久久才舀一匙入口。斜穿過天井的陽光亮晃晃，阿姨垂著眼的臉罩在天光的影子裡。

「伊還是沒消息？」大蒲扇搨來外婆說話一向的溫溫暖暖。

「有寫批回來說若有賺到錢再說，現在伊沒臉面回來，唉，我也沒怪伊呀，信封沒寫地址，自己一個人在外頭浪蕩，也不知怎樣了……」

是湯太燙了嗎？燙得阿姨的眼眶、鼻頭都發紅。

「妳不要煩惱過頭，命呵，孩子攏還細漢，要堅強一點。考慮看搬出來平地，我要看妳免得一趟路像天那麼遠。阿母也有歲數了……」

熱湯讓阿姨的額頭、臉上一層水光，她搖搖頭，兩顆大滴的水珠子眼看就要滾下腮邊跌落湯裡，外婆手快，用她慣拿的小汗巾揩去，阿姨接過汗巾拭了拭，眼眶、鼻頭更紅了……

夏日正午的日頭赤烈，外婆的小汗巾擰得出水來，我們各自一手拎著行李，另外一人一邊合提帶給阿姨的伴手，顛危危地走過便橋。山區連日豪大雨把溪床上的橋墩沖得歪斜了，乘客必須在橋的這頭下車，走過臨時搭的便橋到另一頭換車接駁。外婆低聲旋旋唸著：這麼嚴重，連橋都沖壞了，妳阿姨怕我煩惱攏未打電話來講，伊家裡不知平安否？

外婆的涼鞋有點高度，一段路走來已然吃力；一向強調到阿姨家要穿戴整齊，才不會有失娘家人體面的她，長洋裝已溼黏後背，包包頭也散了幾縷；我擔心已經六十的外婆受不了這熱天，外婆引頸眺望迤邐的山路，擔心接駁車再不快來，紙箱裡的小卷要悶餓了。

蒼綠的山坳間有隻大禽正伸展兩翼盤旋著巡弋牠的領土。我告訴外婆那是老

鷹，不是鷺鷥。她笑笑，未語。

第三屆懷恩文學獎社會組首獎作品

## 情牽兩端

雖然總有理由為自己開脫，為何久久才返鄉一回，而爸媽也體貼我們為五斗米奔忙，少有埋怨，但我還是為自己的疏懶頗感慚愧；還好，可以藉由勤打電話向兩老請安，稍減未能時時探看的內疚。

媽媽也常打電話給我，大都在下午四、五點左右。

「阿華，妳有閒嘍？」或「妳有在忙嗎？」是媽媽固定的開場白，她總擔心講電話會影響我上班；下一句一定是：「我在泡咖啡，妳要不要喝一杯啊？」

此時我一定把手邊的工作擱下，泡杯咖啡，好整以暇地和媽媽在電話線的兩端，喝起我們的下午茶。

以前阿嬤還在時，習慣和媽媽在傍晚時分準備些茶食再喝杯老人茶或咖啡，我也常算準在這時間打電話回家湊熱鬧，三代人遠距話家常。阿嬤往生後，媽媽

總說自己無聊寂寞。她告訴我，每到下午她還是會慣性的泡杯茶或咖啡，但一個人喝咖啡沒滋味，對我們特地帶給她的零嘴也變得興趣缺缺，只能拿起電話，撥給散居北部的我們中任何一個，想像是和女兒面對面啜飲香濃咖啡配著小甜餅……聽在耳裡，我心頭總有些酸酸、不捨。

我們兄弟姊妹大都在台北工作，爸媽不適應異鄉的生活步調選擇留在家鄉。南部小鄉鎮的居家生活平淡如水，爸爸好動，常獨自出門訪友，媽媽更覺孤單，若聽到電話彼端的語調懶懶無勁，我就會扮起老萊子，逗她開心或故意問起她的「空中花園」來製造話題。

媽媽的報告很有趣：「我那欖芭樂有鳥巢喔，無看到鳥仔，可能還未生先做巢，不能一直看，鳥母會驚到。」「我的櫻桃樹結果實了，甜的喔。」「妳爸爸把我的榕樹修得臭頭爛耳，真生氣呢。」

但問候花花草草這招不見得每次奏效，有時任我在電話這頭敲鑼打鼓，她還是無啥生氣地，我問一句才回一句：「現在沒種什麼花，只有種日日春，較好照顧，隨便種也會開花，……哦，同款啦，也有人講時鐘花……妳也有種嗎？對喔，妳門口有兩盆，上回我去台北時，和妳在花市買的，我忘記了。」

媽媽的年紀大了，不只記性變差，身體也不如往昔硬朗。電話中，她常叨叨

絮絮地交待哪個東西藏在哪個櫃子裡，我逃避地敷衍她，怯於聽到這些話語，明知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則，我對這也一向豁然，但面對的是自己的母親時，卻很難完全放下，心裡抗拒這個話題又不能不聽老人家說，「妳看，像妳姊夫的媽媽，說走就走了，想要去上海看看妳姊夫的工廠也沒去成，親家母一定很遺憾。哎，想做什麼就趁早，才不會心願未了，走得不甘心。」

有時媽媽交待得認真，「我跟妳講，以前你們給我的那些項鍊手環戒指我叫銀樓給我重新翻打，兒子女婿一人一只戒指，女兒媳婦一人一條項鍊，早就想把那些東西處理掉，放家裡人若不在，多操一個心。過年初二回來要記得拿，這以後要給你們做紀念啦。」

她生性善感、纖細，心頭操煩的不僅是這些身外之物，公媽牌位的祭祀更是媽媽最急於交棒的大事。老家的神明桌在三樓，媽媽每天要敬香敬茶，逢初一十五或節日，光是端祭品樓上樓下幾趟，累得她氣喘吁吁。近幾年媽媽的體力差了，祭拜的工作更覺吃力，那種擔心做不來、少做又對自己交待不過的焦慮，在春節前的通話裡很明顯的感受到她的惶然。縱使我安慰她說，哥和弟會提早返鄉幫忙，還是無法讓她安心。

「我真煩惱過年不知道要買什麼菜？現在真沒記性，精神也不好。我知道初

二有訂餐廳了，但還有過年夜、初一還要拜拜啊，等他們回來再準備，怎麼來得及？妳爸爸叫我拜簡單一點，我已經很簡單了，過年牲禮一定要的，無要叫公媽吃什麼？」媽媽漸說火氣漸大，我試著跟她撒嬌：「嚟生氣啦！」電話那頭一陣緘默，我在這頭心急、難過不知如何是好，其實媽媽心裡有數，有些事情真不是能掄起菜刀一砍兩半的乾脆，她也只能嘆氣：「無啦，大概是天氣的關係，精神較差，無代誌。」

有時好幾天沒通電話，抓到空檔，我趕忙打給她。媽媽會跟我告狀：「妳爸爸叫我不要老是打電話，電話費很貴的，說我電話線都要燒壞了，我就無聊啊，其實講電話也不知道要講什麼……就是呀，隨便講，聽聽聲音也好。妳打回來也一樣要花錢啊，妳爸爸叫妳用錢要省著點，啊，不講了，妳爸爸回來了，他都說我愛講話。」媽媽像小孩做壞事被抓到一樣，「喀」一聲掛了電話，也不管這頭的我「喂」了半天，正經事都還未講呢。

電話裡，媽媽若語調輕鬆、精神愉悅，我也會跟著心情大好，天南地北的閒扯：「媽，你們那裡有下雨嗎？台北下了一整天，臺灣頭臺灣尾差這麼多……。」「媽，妳今天煮什麼好吃的啊？」「我在喝咖啡呢，妳今天有無去運動啊？」我喜歡拋出許多問題讓媽媽作答。

「攏不知要煮啥吃啥，就我和妳爸爸兩個人，吃什麼都無好滋味。我也在泡咖啡，昨日我們開車去華山，有買古坑咖啡……，妳爸爸的目睷喔，日時沒問題啦，伊有掛目鏡，我們都開慢慢的……哈哈，無給人家按喇叭啦，你們台北人較兇，阮這裡看到老歲人開車會閃遠一點。」

「下綿綿雨，我沒去運動，要過年了，厝內都沒清，被單還未洗，上回要收起來時洗得很乾淨了，不過，要用沒再洗一遍，感覺怪怪地。」媽媽愛乾淨，逢年節大家夥要返鄉，她非得要每個房間又擦又抹，被單也重新洗曬，雖然擁被人眠時舒坦的如攬了一身暖陽，但思及媽媽的勞累，不免又要電話叮嚀一番。

有人說，老小老小，老人有時就像小孩一樣，明知無法有如願的解答，還是要耍賴、撒嬌。像媽媽，雖愛熱鬧又嫌孫子們煩吵竟日，年節過後，哥和弟要返回台北，她打電話給我，悵然若失：「你哥哥他們今天早上回台北了，阿弟明天也要回去，哎，整年只有過年鬧熱這幾天，我真沒伴，真無趣味……。」

每當媽媽這麼說時，我總會一陣難過，原本希望爸媽能常北上小住，慢慢適應都市生活，但他們總是說住不慣、不認識厝邊，有時我不耐煩、嗔怪他們不試著適應、這個討論過了的問題癥結一再重覆，根本無法兩全。媽媽生氣了，也會使性子：「妳也一樣，每次回來像在搵醬油，一下子就走；不愛講了，妳去忙妳

的，不用理我。」我訕訕地掛了電話，後悔自己怎麼地，沒耐性。還好，每回這種尷尬情緒沒幾天就被兩端熱線蒸發殆盡，我在這頭裝沒事，「媽，妳怎聲音啞啞地，感冒了嗎？有沒看醫生啊？」媽就在電話另一頭撒嬌，「我不要去醫生，我又沒生病，妳回來和我喝咖啡，我就好了。妳什麼時候要回來？」

年過了，春盡，夏日來臨，門口兩盆日日春意盎然。昨日我問起媽媽的花園，她在電話裡大讚花兒開得燦爛，我則高興媽媽的笑語更燦爛。

我喜歡電話來往的瑣瑣細細、喜歡透過話筒把握兩端的情感，祈望和媽媽能一直這樣，絲連、不斷……。